

历史文化书系

文化名人踪迹寻

# 文坛

张小红 著

WENTANZHIGUANG

之光

百家出版社

历史文化书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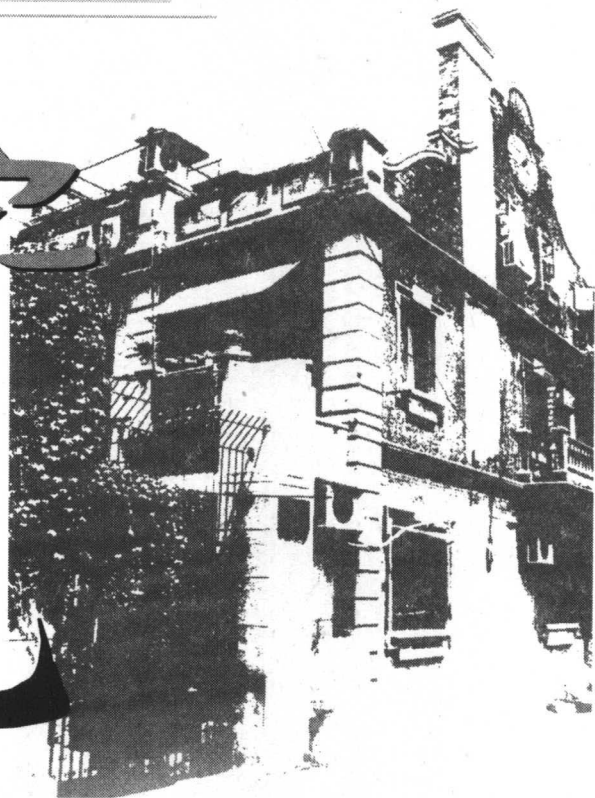
文化名人踪迹寻

# 文坛

张小红 著

WENTANZHIGUANG

# 之光



百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坛之光：文化名人踪迹寻/张小红著. —上海：百家出版社，2000.12

(历史文化书系)

ISBN 7 - 80656 - 117 - X

I . 文 ... II . 张 ... III . 作家 - 生平事迹 - 中国  
IV .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2054 号

丛 书 名 历史文化书系  
书 名 文坛之光  
作 者 张小红  
书系策划 姜逸青  
责任编辑 刘小明  
装帧设计 卢蓓苓  
出版发行 百家出版社(上海天钥桥路 180 弄 2 号)  
印 刷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60 × 960 毫米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256000  
版 次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8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56-117-X/I · 308  
定 价 26.00 元

# 文坛之光

夏征农题





## 序

张永林

张小红是左联纪念馆的负责人，她在工作之余写作的这本书为我们重现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使我们每一个人有幸重睹中国近现代文坛巨匠们熠熠发光的英姿风采，她的创造性劳动再次验证了一句名言：历史是永远不会尘封的。

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南移上海；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不仅是中国的经济中心，而且还是中国的文化中心。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社会政治形势发生突变，而上海由于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原因，成为文化人生存发展、实现理想的最佳之地。作为地处上海东北区域的虹口，更成了文化人生活和工作的首选之地。自上海开埠后，虹口沦为美租界、国际公共租界，这里华洋杂处、五方会聚，这里多方管辖而又相互牵制；这里有繁华的北四川路，有发达的文化市场，因而，虹口出现了一个百年难遇、罕见的文化现象：鲁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冯雪峰、丁玲、夏衍等文化名人聚集在此，他们在这里构建文化理想，从事文化创造，谱写了中国革命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光辉篇章。虹口由此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镇”，成了中国现代文化名人的一处精神家园。

众所周知，像鲁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丁玲、夏衍等著名作家，在现代中国文学史和革命文化史上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参与了海派文化与新一代民族文化的创建，其思想成果是上海文化遗产中最具有价值的一部分。所以，开辟他们的纪念活动场所，发掘和展示关于他们的活动经历和思想成果的研究资料，既是对文化遗产的发掘，是对文化史的一种还原，同时也是对海派文化的丰富和再创造。作为鲁迅等文化名人曾经居住和生活过的地方，虹口区的文化工作者承担起有关建设开发的任务当然是义不容辞，尤感荣幸的。1996年我们为曾经居住在虹口的十大文化名人故居挂牌，1997年为在中国革命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十处文化遗址挂牌，1998年与徐汇区一起为聂耳、冼星海寓所挂牌，1999年多伦路文化名人街成功开发……。这些名人故居、文化遗址保护的新思路和新举措受到了有关方面领导、海内外传媒的赞誉。创造与创新，始终是虹口文化的精





神内核，是推动虹口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秉承前辈的创新理念，再创虹口文化的辉煌是虹口文化人的光荣与梦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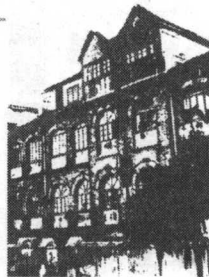
小红长期从事文史工作，挖掘、考证了大量的名人寓所、遗址遗迹资料，为十大文化名人故居挂牌建议就是她提出来的，因此由她来写这本书是再合适不过的了。这既是一本可读性强的通俗读物，又是一本史料翔实的现代文学的资料参考书，加上书中插入大量的老照片，图文并茂，可看性很强。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知道鲁迅最后最光辉的10年是如何度过的；茅盾这个笔名始于何时何地？叶圣陶是怎样慧眼识“星”，培养出一大批文坛巨星的；丁玲是怎样在昆山花园路被绑架的……这里有文坛历史事件，也有名人生活逸事，文字流畅、顺达，读来引人入胜。我相信此书对人们特别是青年人了解历史的发展历程，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珍惜前辈文化成果，促进今天文化事业的向前发展均有积极的意义。



多伦路文化名人步行街前，矗立着一座别致的拱门式“牌坊”，有着明显的上海石库门建筑造型特征，与周遭众多的文化名人故居融为一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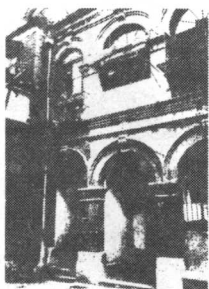


# 目次



|             |    |
|-------------|----|
| <b>鲁 迅</b>  | 1  |
| 初到景云        | 1  |
| 一场论战        | 3  |
| 柔石与朝花社      | 4  |
| 上海出生的婴儿     | 7  |
| “左联”成立      | 10 |
| 第一次避难       | 12 |
| 五十寿辰        | 13 |
| “左联”五烈士     | 15 |
| 长尾和增田       | 18 |
| 木刻讲习班       | 21 |
| “一·二八”避难    | 24 |
| “卖把你，两本一块钱” | 26 |
| 杨铨被刺        | 27 |
| 是奴隶不是奴才     | 29 |
| “无话可以安慰”    | 31 |
| “我所愿意做的”    | 33 |
| “两个口号”之争    | 34 |
| 起死回生        | 36 |
| “还有十年好活罢”   | 37 |
| 逝世          | 39 |
| 民众的葬礼       | 42 |
| <b>郭沫若</b>  | 45 |
| 八老表有才       | 45 |

##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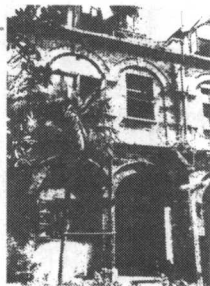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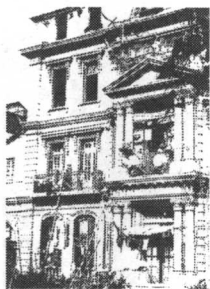
|                    |    |
|--------------------|----|
| 有枪提枪，有笔拿笔 .....    | 46 |
| 命运的作弄 .....        | 49 |
| 奔赴国难 .....         | 51 |
| 光明与黑暗的斗争 .....     | 52 |
| 黎明前的战斗 .....       | 53 |
| <b>茅 盾</b> .....   | 57 |
| 以天下为己任 .....       | 57 |
| 茅盾的“矛盾” .....      | 59 |
| 《蚀》而后圆 .....       | 63 |
| 加入“左联” .....       | 66 |
| 夺取《自由谈》 .....      | 67 |
| 筹办《文学》 .....       | 69 |
| 《译文》夭折 .....       | 72 |
| 伟大的革命文学家 .....     | 73 |
| <b>瞿 秋 白</b> ..... | 77 |
| “弄堂大学” .....       | 77 |
| 母亲和妻子 .....        | 79 |
| 亲密的人 .....         | 81 |
| 第一次避难 .....        | 83 |
| 第二次避难 .....        | 85 |
| 东照里三月 .....        | 86 |
| 第三次避难·告别 .....     | 87 |
| <b>叶 圣 陶</b> ..... | 91 |
| 慧眼识“星” .....       | 91 |
| 不声不响的向导 .....      | 93 |



## 目 次

|                    |     |
|--------------------|-----|
| 《倪焕之》问世 .....      | 95  |
| 石像倒下去的启示 .....     | 97  |
| 童话创作第一人 .....      | 98  |
| “开明”的书不马虎 .....    | 100 |
| 培育《中学生》 .....      | 102 |
| 有所为有所不为 .....      | 103 |
| 融融之家 .....         | 105 |
| 为民主而战 .....        | 108 |
| <b>冯 雪 峰</b> ..... | 110 |
| 山里人 .....          | 110 |
| 从偏见到渴见 .....       | 112 |
| 能影响鲁迅的人 .....      | 113 |
| 桥梁与纽带 .....        | 115 |
| 重整旗鼓 .....         | 118 |
| 使 命 .....          | 121 |
| 结 局 .....          | 123 |
| <b>夏 衍</b> .....   | 126 |
| 怕死的退党 革命的进来 .....  | 126 |
| 翻译“富户” .....       | 127 |
| 不敢不“飞行” .....      | 130 |
| 不会导的导演 .....       | 132 |
| 翻出新花样 .....        | 134 |
| <b>沈 尹 默</b> ..... | 138 |
| “五四”先驱 .....       | 138 |
| 诗词大家 .....         | 141 |





## 目 录

|                   |     |
|-------------------|-----|
| 教育救国 .....        | 143 |
| 一代书宗 .....        | 145 |
| 工夫在“书”外 .....     | 147 |
| 书法教育家 .....       | 149 |
| 平和简朴 .....        | 151 |
| 爱慈教严 .....        | 153 |
| 融入大海 .....        | 155 |
| <b>丁 玲</b> .....  | 157 |
| 绑 架 .....         | 157 |
| 母与女 .....         | 159 |
| 走向革命 .....        | 162 |
| 不能杀 放不得 .....     | 166 |
| 死不成 活更难 .....     | 168 |
| 阴云终于消散 .....      | 170 |
| <b>内山完造</b> ..... | 173 |
| 到上海去 .....        | 173 |
| 创办书店 .....        | 175 |
| 胜似亲人 .....        | 178 |
| “文化交互” .....      | 180 |
| 援救友人 .....        | 182 |
| 内山精神 .....        | 185 |
| 告别上海 .....        | 187 |
| 回归上海 .....        | 189 |

# 鲁迅

## 初到景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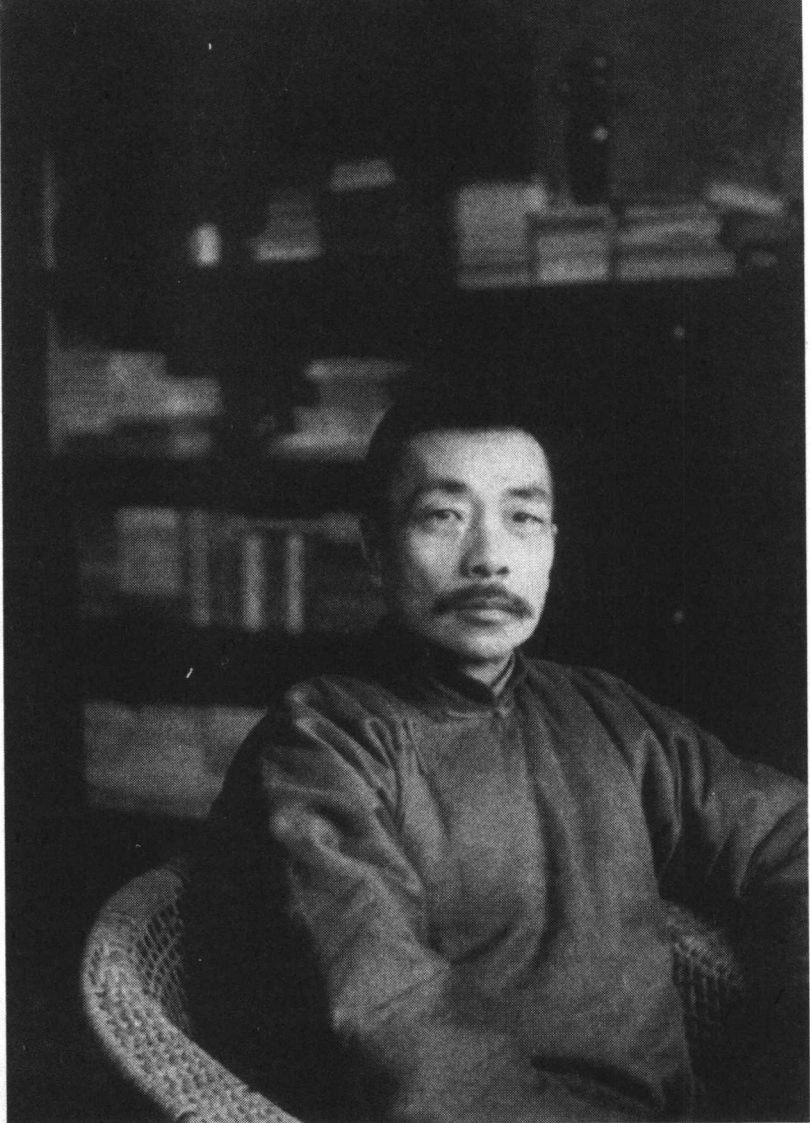
1927年9月27日，鲁迅与许广平离开广州，途经香港，10月3日，抵达上海。到上海后，即在离码头不远的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长耕里共和旅馆住下。当晚，林语堂与孙伏园、孙福熙兄弟二人来旅馆拜访。谈话中，语堂和孙氏兄弟都希望大先生能在上海长住下来。(周氏三兄弟，人称鲁迅为大先生，二先生是作人，三先生为建人)鲁迅笑笑说：“再看看吧。”

10月5日，鲁迅、许广平到横浜路景云里去看建人。景云里座落在闸北(今虹口)横浜路35弄，这是条石库门的旧式小弄，内有三条横弄，周建人住在一弄10号。建人告诉大哥，他的西邻10号半(今11号)住的是叶圣陶，叶家西邻11号(今11号甲)是沈雁冰，附近还住着些商务印书馆的老同事。鲁迅听了心想，熟人这么多，住在这里倒不错。于是问建人，景云里是否有空屋



1927年10月4日午前，孙伏园、孙福熙兄弟来邀鲁迅、许广平去吃午饭，应邀的还有周建人、林语堂。饭后，六人到附近的照相馆照了一张相，这就是鲁迅、许广平到上海的第一张合影(左起：前排周建人，许广平，鲁迅，后排：孙福熙，林语堂，孙伏园)。

10月6日下午，鲁迅与许广平冒雨到景云里和建人一起看屋，结果看中第二弄最末一家，即23号的三层楼房。10月8日搬入，除随身行李外，只添了一只铁床，一张书桌，几只椅子和书架。吃饭是在建人家。鲁迅还没有决定是否在上海长住下去，然而毕竟与许广平有了自己的家，开始新的生活了。但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一住就是十年（其中景云里住了两年零七个月）。这是鲁迅在景云里23号照的相。



可租？建人说，空屋肯定还有，并相约次日来看屋。10月6日上午，郁达夫和女友王映霞来旅馆拜访鲁迅。饭后喝咖啡时，达夫注意到鲁迅很热情地对正在搅咖啡的许广平看了一眼，并说：“密斯许，你胃不行，咖啡还是不吃的好，吃些生果罢。”达夫从这一个眼神一句轻语中，立刻捕捉到了“爱情的火花”，并为大先生终于有了爱侣而暗暗高兴。





## 一场论战

1928年元旦出版的《创造月刊》登出预告：《〈创造周报〉复活了》。公布了以鲁迅为首的特约撰述员名单。鲁迅曾有的“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的想法就要变成现实了。1927年11月9日，就在鲁迅迁入景云里后一个月，创造社的郑伯奇、段可情和太阳社的蒋光慈一起拜访鲁迅，邀请他共同创办一个刊物，并说已得到郭沫若的支持。鲁迅不仅欣然同意，而且认为不必另办刊物，可以恢复已有相当影响的《创造周报》。那天大家谈得很愉快，鲁迅还请他们饮酒吃蟹。

不料，事情突然发生变化。一天，鲁迅校对《唐宋传奇集》样张校累了，随手拿起一本1928年1月15日创刊的《文化批判》随便翻翻，一翻翻到一篇矛头直指他的文章：“鲁迅这位老生……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他不时追怀过去的昔日，追怀没落的封建情绪，结局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这是从日本回国不久的创造社新进分子冯乃超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中的话。冯乃超是应创造社元老成仿吾之邀弃学回国的，一起回国的还有李初梨、彭康、朱镜我等人。他们看到了中国无产阶级已经登上历史舞台，于是锐气十足地回国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批判资产阶级，否定“五四”新文学运动。作为“五四”代表人物的鲁迅，当然首当其冲。所以成仿吾坚决反对与鲁迅联合恢复《创造周报》，认为“老的作家都不行了，应该统统打倒，才可建立新的‘普罗’（无产阶级）文艺。”于是他们另外创办了《文化批判》，并以此为主阵地，展开对鲁迅的批判。

鲁迅看了这轰向他的第一炮后，自然大感意外。昨天还握手言欢，今日怎么就反友为敌了？不过更让他痛心的不是对他的“批判”，这已习惯了，而是“联合战线”就此成了泡影。在2月15日《文化批判》第2号上，继续发表李初梨的攻击文章后，2月23日鲁迅开始还手了。他在《醉眼中的朦胧》一文中说，你们嘲笑我“醉眼陶然”，其实真正“朦胧”的正是你们自己。于是把他





们文字中的矛盾和笑话，一一揭出。这一下似乎捅了马蜂窝，从4月1日起，众多刊物，大批文章，铺天盖地般扑向鲁迅。鲁迅只凭着一支笔（金不换），一本刊物（《语丝》），沉着应战，不仅批评了他们左倾幼稚病的错误，而且就文艺的时代性，文艺的社会功用等问题，论述了自己的观点。4、5月份是“笔伐”鲁迅的高潮，“批判”文章虽多，但质量却越来越差，许多文章已从“理论批判”，沦为“王婆骂街”，沦为人身攻击，更有甚者，是乱扣大帽子。8月10日出版的《创造月刊》上，郭沫若以“杜荃”的笔名，发表了题为《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说鲁迅是“封建余孽”，是“两重反革命”，是“法西斯蒂”等等。

这几个月，鲁迅心情不好是不用说的了，而且忙得不可开交，为了弄清有关文艺的许多问题，为了与创造社论战，不得不看许多书。还要编《语丝》，编《奔流》，要翻译《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他认为论战固然重要，但介绍一些真正的革命文艺理论和作品，以提高大家的理论水平，更是当务之急。到后来，对这场论战他已觉得“无聊”起来了，因为对手实在说不出什么东西，除了骂人。一次，他对人说：“我自己知道，这一年来我是变得更坏了，一大群人起而攻之我不生气，《语丝》被禁于浙江也不生气，至于近几个月时时被拉去‘陪绑’，就更不放在心上了。难怪年底时捏捏脚膀，竟胖了不少，”说完哈哈大笑。所谓“陪绑”，是指创造社批判茅盾，郁达夫时，也拉上鲁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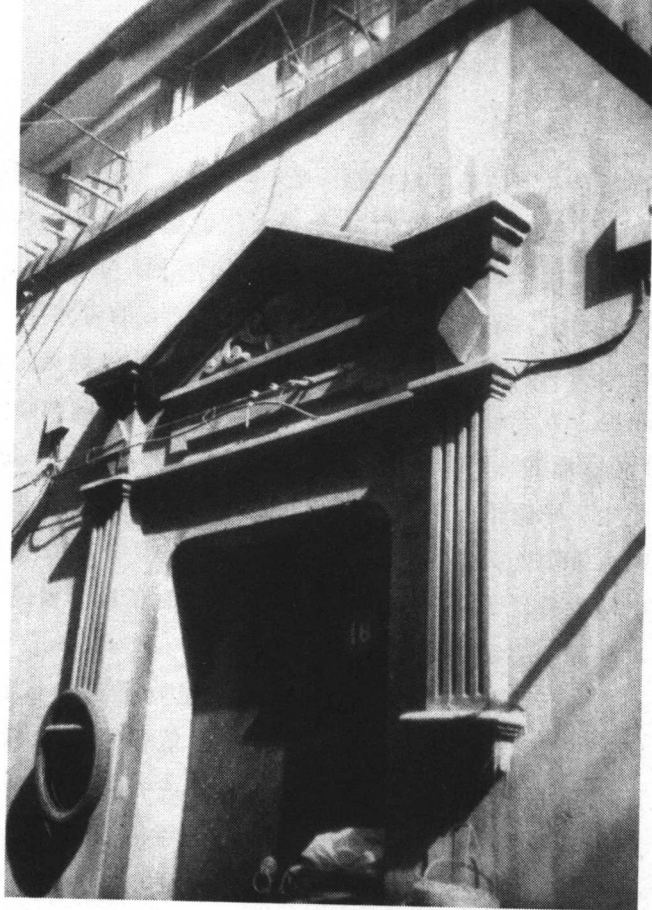
这时候，创造社和太阳社方面也觉得这场论争没有意义，是自己人打自己人，倒把真正的敌人晾在了一边，给人家看笑话。于是论争缓和了下来。不久，在中共党组织的干预和促成下，论战停止了，并与鲁迅实行联合，筹组“左联”。

### 累石与朝花社

1928年9月的一天，鲁迅在厦大时的学生王方仁带了一个高高瘦瘦，带眼镜的青年来看他，这青年叫赵平复，原来在家乡浙江宁海中学教书。宁海中学是所进步学校，因家乡发生农民暴动，学校师生受当地恶势力的迫害，赵平复







由于景云里23号靠近宝山路，夜半行人吵声不绝，再加上后门对过莫大律师家的少爷是个顽童，屡把杂物扔进厨房。恰好同弄18号有房空出，于是立即租下搬去。并请建人也从一弄搬来一起居住，搬家那天是1928年9月9日。图为景云里18号。

不得不在1928年6月避到上海，住在法租界一间亭子间里。平复对先生说，1925年他曾在北京大学听过先生的课，但无缘个别拜谒，如今能见到先生非常高兴。平复把他写的一部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带来请先生看看。鲁迅答应给他看书稿，还问起他们的生活状况。当得知他们几个青年还居无定所时，就介绍他们租下他刚刚搬出的景云里23号。平复一听能住在先生身边，正是求之不得。不久，平复、王方仁，还有也是厦大学生的崔真吾，就一起搬进23号。鲁迅还让他们在建人家搭伙。

过几天，平复去看先生，又带了一篇刚写完的短篇小说《人鬼与他的妻子》，鲁迅一见署名是“柔石”，便疑问地看了他一眼，平复赶忙解释说：“这笔名是我取自家乡门前一座小桥上刻的字：‘金桥柔石’。”鲁迅大致看了一下小说，觉得写得不错，就决定在他编的《奔流》上发表，柔石很是高兴。鲁迅在前几天曾问过他，姓名是怎样三个字，当知道是“赵平复”时，就说，大概





鲁迅和柔石合  
编的《朝花旬刊》。

原先的名字该是“赵平福”吧？平复说：“是的，在我的乡下，也有一个与先生笔下一样的‘赵太爷’，这个赵太爷说赵平福这个名字好，要给他儿子用，不准我再用这个名字，我一气之下，就把‘福’字改成光复的‘复’字了。”随着交往的增多，鲁迅慢慢喜欢上这个老成正直的青年了。鲁迅发觉柔石身上有很多好的品质，说他：“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有时他跟柔石说，人怎样的会骗人，怎样的卖友。柔石就圆睁了惊疑的、近视的眼睛说：“会这样的么？不至于罢？”柔石也特别关心鲁迅，每每一起外出时，总是扶住先生，好像怕他被车撞倒似的，而鲁迅因他近视，倒反而要照顾他，结果弄得两人都很吃力。1929年2月9日是除夕，柔石在鲁迅家吃年夜饭，虽在异地，但他觉得比去年在家乡过年还愉快。他在日记里说，如果心里有什么不舒服，只要到先生家就会平静许多。

一天晚上，柔石、王方仁和崔真吾三个人谈起文化界，出版界太寂寞，王方仁就提议办书店出书，说他哥哥开文教用品店，可以赊点纸张，还可以代售书籍。柔石、真吾都赞成，又跟鲁迅商量，鲁迅当然支持，于是一个只有四个人的文艺团体——朝花社，在景云里诞生了。他们计划出一个叫《朝花》的周刊(后改为旬刊)，再出一本叫《艺苑朝华》的美术丛刊。资金是每人一股，柔石因没钱，他这一股是鲁迅垫付的。纸张由方仁去办，在复旦附中教书的真吾只能供点稿子，大部分稿件和杂物都归柔石去做，鲁迅除供稿，负责编美术丛刊外，还手把手教柔石如何组稿、编辑、校对、制图以及跑印刷局等等。《朝花》周刊终于在1928年12月6日创刊了。

在编《朝花周刊》的同时，鲁迅就让柔石兼编《语丝》了。然而朝花社终因王方仁的不负责任而告失败。方仁的哥哥供应的是劣质的纸张、油墨，使印出来的书和画集质量很差，而且他们代售的书刊，书款也收不回来，导致经营亏损，使《朝花旬刊》不得不于1929年9月21日停刊。在一年不到的时间里，共出了20期周刊，12期旬刊和5本《艺苑朝华》。朝花社虽存在时间不长，但鲁迅与柔石的友谊却深长悠远。鲁迅喜欢的青年朋友中，有两人因早逝而使他非常悲痛，一个是北京未名社的韦素园，再一个就是柔石了。柔石被捕牺牲后，鲁迅不但写了悼念文章，还专门作了



《柔石小传》，并时时哀伤地提起这个高高、瘦瘦、戴着近视眼镜的，朴认真的青年。

### 上海出生的婴儿

1929年2月21日鲁迅从景云里18号搬到17号。搬家那天，许广平正忙着收拾东西，鲁迅说，今天累了，晚上早些睡，日文不学了。原来去年在厦门时，鲁迅就要广平学日文。到上海的头两个月，因忙于应酬，直到12



鲁迅在景云里18号住了半年不到，隔壁17号也空出来了，这17号是二弄第一家，有着朝南又兼朝东的房间，空气好，光线足，鲁迅就租了下来，又与建人住的18号之间开了一扇木门，两家进出方便得很。1929年2月21日鲁迅搬入景云里17号。

